

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选编

(资本主义部分)

(上 册)

杭州大学政治系资料室編

1962年4月

目 录

第一章 政治经济学对象

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1)
馬克思：《資本論》，初版序.....	(5)
馬克思：《資本論》，第二版跋.....	(8)
恩格斯：《反杜林論》，第二編，一、对象和方法.....	(16)
列 宁：評阿·波格丹諾夫的《經濟学簡明教程》.....	(27)
列 宁：《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組成部分》第二 节.....	(34)
列 宁：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略）	
列 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 党人（略）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經濟問題》，对于与1951年11月 討論会召开的經濟問題的意見第一节，答A·N 諾特金同志关于第一点、关于第二点、关于Ⅱ· Ⅱ·雅罗申柯同志的錯誤第二节（略）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略）	

第二章 資本主义社会以前的社会經濟制度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四章第一节.....	(36)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第四十七章第二、三节.....	(39)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九节.....	(46)
列 宁：《俄国資本主义的发展》第三章第一——二节.....	(64)
[附]陈伯达：《近代中国地租概論》第二——四章.....	(70)

- 恩格斯：劳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略）
 恩格斯：《反杜林論》第二篇第四节（略）
 恩格斯：論封建制度的崩潰与资产阶级的发生（略）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略）

第三章 商品和貿易

-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 91 ）
 列 寧：《卡尔·馬克思》价值……………（ 137 ）
 馬克思：《政治經濟学批判》第一篇第一章（略）
 恩格斯：《〈資本論〉第一卷提綱》第一章（略）
 [附]考茨基：《馬克思的經濟学說》第一章、第二章（略）

第四章 資本和剩余价值

-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章……………（ 139 ）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五章……………（ 167 ）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十四章……………（ 179 ）
 恩格斯：《僱佣劳动与資本》导言……………（ 188 ）
 馬克思：僱佣劳动与資本……………（ 197 ）
 列 寧：《卡尔·馬克思》剩余价值……………（ 222 ）
 [附]陈伯达：中国工业与中国资产阶级……………（ 229 ）
 恩格斯：《〈資本論〉第一卷提綱》第二章（略）
 恩格斯：《反杜林論》第二編第七章（略）
 列 寧：俄国工人的工資与資本家的利潤（略）
 [附]考茨基：《馬克思的經濟学說》第三章（略）

第五章 資本主义生产在工业中发展的三个阶段

-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一——十三章（略）
 恩格斯：《資本論》第一卷提綱（略）
 列 寧：农奴制度崩潰的五十年（略）

第六章 工 資

-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七章……………（253）
- 列 寧：罷工斗争与工資……………（260）
- 列 寧：莫斯科省各工厂的工作日……………（262）
- 列 寧：压榨血汗的‘科学’制度……………（263）
- 馬克思：《僱佣劳动与資本》第二节（略）

第七章 資本积累与无产阶级貧困化

-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二章第一节……………（265）
-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三章第一——四节……………（274）
-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四章第四节……………（307）
- 列 寧：資本主义社会的貧困化……………（310）
- 列 寧：数字与語言（略）
- 列 寧：《評經濟浪漫主义》第一章第八节（略）
- 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第四节（略）

第一章 政治經濟學的对象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我照着这个次序来研究資本主义經濟制度：資本、土地所有權，僱傭劳动；國家、對外貿易、世界市場。在前三項下我研究現代資本主义社会分成的三大階級的經濟生活条件；其他三項的相互联系是一望而知的。第一卷論述資本，其第一篇由下列各章組成：一、商品，二、貨幣或單純流通，三、資本一般。前两章成为本分册內容。全部材料以許多篇專論形式摆在我面前，它们是前后相隔很久的时期中写下的，是为自己求理解，而不是为了付印的，按上述計劃来把它们系統整理的事，就要看环境如何了。

我把已經起草了的一篇总的导言刪去了，因为仔細想来，对于刚要加以証明的結論先作出任何判断，我总觉得不妥，讀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达到一般。我自己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經歷，倒不妨在这里說一下。

我研究的专业原来是法律，但是我把它排在哲学与历史之次当作輔助的学科来研究。1842至43年間，我担任“萊茵報”的主編，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謂物质利害发表意見的难事。萊茵省議會关于森林盜伐和地产細分的討論，当时的萊茵省省长夏培先生和“萊茵報”之間关于摩塞尔农民情况的公开的論战，最后，关于自由貿易与保护关税的辯論，最初推动我去研究經濟問題。另一方面，在那时，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識，在《萊茵報》上可以听到法兰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些少哲学色彩的回声。我声明过反对这种空談，但是同时在和“奥古斯堡報”的一次爭論中公开承认，我以往所学，还不容許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內容本身作什么判断。《萊茵報》的发行

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软弱些就可以使那已经落在该报头上的死刑判决收回，我倒急于利用这个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

为解决那使我苦恼的问题，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律哲学的评论，这部著作的导言，是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就是法律关系如同国家形态一样，既不能就其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不如说，它们是在物质生活关系之中生根的；这种物质生活关系的总体，黑格尔学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榜样，称之为“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而市民社会的解剖则应该求之于政治经济学。对于后者的研究，我是巴黎开始的，因基佐先生的驱逐令，我流浪到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研究。我得到的、并且随后即成为我的研究工作之导线的一般结论，可以扼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参予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们本身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与他们当时的物质生产力发展程度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就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所借以树立起来而且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其相适应的那个现实基础。物质生活底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一般精神生活的过程。并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恰好相反，正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便和它们向来在其中发展的那些现存生产关系，或不过是现存生产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的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了束缚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时代就来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于是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中也就或迟或速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经济生产条件方面所发生的那些可用自然科学精确眼光指明出来的物质变革，去与人们所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美术的或哲学的形式，——简言之，思想形式，——分别清楚。正如我们评判一个人时不能以他对于自己的揣度根据一样，我们评判这样一个变革时代时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恰巧相反，这个意识正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间现存的冲突中求得

解釋。無論哪一種社會形態，當它所給以充分發展余地的那一切生產力還沒有展開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當它所借以存在的那些物質條件還沒有在舊社會胎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會抱定自己所能解決的任務，因為我們仔細去看時總可看出，任務本身，只有當它所能借以得到解決的那些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發生的。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與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是社會經濟形態向前發展的幾個時代。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后一个對抗形式，這裡所說的對抗，不是指個人的對抗，而是那從個人的社會生活條件中生長出來的一種對抗；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母胎中發展起來的生產力同時就創造着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因而，人類社會的前史與這種社會形態一起結束。

弗里德利赫·恩格斯，自從他的經濟學諸範疇的批判那篇短文（在《德法年鑑》上）發表之後，我同他不斷通訊交換意見，他從別一條路得出同我一樣的結果（請參考他所著《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當1845年春他也在布魯塞爾逗留時，我們決定對於我們的見解與德國哲學思想體系的見解之間的對立共同鉅研，實際上是把我們從前的哲學信仰清算一下。這個心願是以批判黑格爾以後的哲學的形式來完成的。原稿八開本①兩厚冊送到威斯特發里亞的出版所，很久以後我們接到消息，說情況改變不能付印。既然我們已經達到了我們的主要目的——為自己求理解，我們就情願讓原稿留給鼠牙去批判了。在我們當時從某些方面向大眾表達我們見解的個別著作中，我只提出我與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和我自己發表的《自由貿易論》。我們見解中有決定意義的論點，在我於1847年出版的反對蒲魯東的著作《哲學的貧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學的、雖然是論戰性的表述。我用德文寫的一篇關於《僱傭勞動》的論文，匯集了我在布魯塞爾德國工人協會上對於這個問題的講演，二月革命和我的被迫離開比國，打斷了它的印刷。

① 指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思想體系》。——德文本編者

1848和1849年《新萊茵報》的出版以及接着发生的一些事变，使我的經濟研究中斷，到1850年在倫敦，才能從新進行。不列顛博物館中堆積着的政治經濟學史的大量資料，倫敦對於研究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方便的觀察地點這一情況，最後，隨着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金礦的發現資本主義社會似乎踏進了新的發展階段，這一切決定了我再從頭開始，用批判的精神來透徹地研究新的材料。這些研究一部分自然而然地引到似乎完全屬於本題之外的學科上，在這上面我不得不多少費些時間。但是使我所能够支配的時間特別受着限制的，是謀生的必需。我為第一流英美報紙《紐約論壇》至今已有8年的撰稿工作，——寫作真正的報紙通訊在我只是例外，——使我的研究工作必然時時中斷。雖然如此，由於評論英國和大陸重要經濟事件的論文在我的投稿中占着很大部分，我不得對於本來屬於政治經濟科學範圍以外的實際的詳細情節也知道的很熟悉。

我在政治經濟學方面的研究過程的這個概略，不過證明我的見解，不管人們對它怎樣想法，不管它多么不合於統治階級的偏私成見，却是誠實的多年探討的結果。但是在科學的入口處，好比在地獄的入口處一樣，必須提出這樣的要求：

Qui si convien lasciare ogni sospetto Ogni viltà
convien che qui sia morta①

卡爾·馬克思

倫敦1859年1月

①〔這裡必須根絕一切猶豫，
這裡任何懦怯都無濟於事。〕（但丁，《神曲》）

（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5頁）

馬克思：《資本論》初版序

現在刊行第一卷的这个著作，是我1859年发表的《政治經濟学批判》的續篇。初篇和續篇之間的長久的間隔，是由于一次多年的疾病，屢次中斷我的工作的緣故。

前書的內容，已經概述在這一卷第一章*內。這不僅為求聯貫與完全。敘述也經改良了。在情形許可的限度內，有許多點，只在前書略略提到的，在本書是論述得更詳細了；反之，在前書已經詳細討論過的，在本書，就只略略提到。敘述價值學說與貨幣學說的历史的部分，現在自然是完全刪除了。但前書的讀者，仍然會發覺，在本書第一章的一些注解內，關於那兩種學說的历史，已經開放了若干新的源泉。

一切事的開頭總是困難的。這一句話，在一切科學上都可以適用。所以，第一章（尤其是分析商品的那部分）的理解，是最難的。關於價值實體與價值量的分析，我已經尽可能做到通俗化了^①。以貨幣形態為其完成形態的價值形態，是極無內容，極簡單的了。但二千餘年來，人類智慧在這方面的努力，還是毫無結果。反之，對許多內容更豐富且更複雜的形態的分析，却至少已近於成功。為什麼呢？因為已經發育的身體，比身體的細胞，是更容易研究的。並且，在經濟

* 這是指初版的第一章。第二版曾經有重大的改訂。這個第一章，是和現在的第一篇內容相當的。——譯者。

① 拉薩爾（F. Lassalle）反駁蘇爾茲·德利希（Schulze-Delitzsch）的文章，雖自稱已將我關於這些問題的說明的“神髓”提示出來，實則包含着嚴重的誤解。想到這點，我覺得，我益加有通俗化的必要。附帶要說到，拉薩爾經濟著作中的一般的理論命題，例如關於資本的历史性，關於生產關係與生產方式間的聯繫等等，幾乎逐字剽竊自我的著作，甚至連我所創造的名詞在內，而未加任何聲明。他這樣做，無非想鼓吹一下。當然，我這裡說的，不是他的解釋和應用，這些是與我沒有關係的。

形态的分析上，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反应剂。那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二者。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劳动生产物的商品形态或商品的价值形态，就是经济的细胞形态。在浅薄的人看来，这种形态的分析，好像是斤斤于一些琐细的事情。它所考究的，诚然只是一些琐细的事情，但和显微镜下的解剖，正好是做的一样的事情。

除了论价值形态的那一部分，人们不能说这本书是难理解的。当然，我假设读者们是想要学一些新的东西，愿意独立思考的。

物理学者考察自然过程时，要在它表现在最精确的形态且最不受扰乱影响的地方去考察；如可能，还在各种条件保证过程正常进行的地方做实验。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直到现在，它的典型的处所是英国。就是为这个理由，所以在我的理论的说明上，英国成了我的主要的例解。但若德国方面的读者，伪善地，对于英国工农劳动者的状况，耸一耸肩头，或乐观地，以德国情形未必如此坏的话来安慰自己，我就必须告诉他说：“这也正是关于閣下的故事。”

由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法则引起的社会的对抗，已经发展到怎样高的程度，就其本身说，不是我们这里的问题。我们问的，是这种法则本身，是这各种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贯彻下去的趋势。产业较发展的国家，在较不发展的国家面前，不过指示了它们的将来的形相。

且不说这一层。在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在我们那里完全支配的地方，例如在真正的工厂内，因无工厂法的对抗力，情形就比在英国坏得多。在一切其他范围，我们是象西欧大陆各国一样，不仅有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来苦我们，而且有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来苦我们。除了各种近代的痛苦，还有全系列遗传下来的痛苦，压迫着我们。引起这种种痛苦的，是古旧的老朽的生产方式的残存，及由此引起的种种反时代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我们不仅由生者受苦，且也由死者受苦。死者叫生者苦恼。

德意志及西欧大陆各国的社会统计，与英国的比较，是贫乏的。但这种社会统计，依然足以揭开黑幕，让我们可以窥见幕内麦杜莎

(Medusa)的头。假令我们的政府和国会，象在英国一样，定期派遣调查委员去调查经济状况；假令这种委员，又象在英国一样，被授予全权去探求真理，并且象英国的工厂视察员，公共卫生报告医师，女工童工剥削状态居住状态与食物状态等等的调查委员那样，才能胜任的，无党无私的，也无所顾虑的人来充任，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状态，也会愕然失惊罢。波西亚斯(Perseus)戴起一顶隐身的帽子，叫庞大的魔鬼看不见自己。我们却把隐身的帽子，紧遮着耳目，为了要否认魔鬼是存在的。

我们不要在这上面欺蒙自己。18世纪美国的独立战争，已为欧洲的中等阶级鸣起警钟。19世纪美国的南北战争，又为欧洲的工人阶级鸣起了警钟。在英国，革命过程是可以明白看到的。这个过程达到相当程度之后，一定会在大陆方面发生反应。在大陆方面，这个过程，将会采取较残忍的形态，或采取较缓和的形态，那是要看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程度而定。所以，现在的统治阶级，即使没有更高尚的动机，也不得不为切身的利害打算，将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阻碍工人阶级发展的障碍除去。在许多理由中，这也是我在这一卷用这样一个篇幅来细述英国工厂法历史，内容，与结果的一个理由。一个国家，应该并且能够从外国学。本书的最终目的，是揭露近代社会的经济的运动法则。一个社会就令已经把它的运动的自然法则发现，它也还是不能跳过或以法令废止自然的发展阶段。但它能够把生育时的痛苦缩短并且缓和。

为避免可能的误解起见，要附带声明一笔。我决非要用玫瑰的颜色来描写资本家和地主的姿态。这里被考察的一切人，都不过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负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个自然史上的过程，无论个人主观地说可以怎样超出这各种关系，社会地说，他总归是这各种关系的产物。我的观点，比任何别的观点，都更不能要任何个人这各种关系负责。

自由的科学的研究，在政治经济学范围内，不只会和在其他范围内，遇到相同的敌人。经济学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会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唤起，把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召到战场上来

阻碍它。例如，英国国教会，对于在三十九个信条中攻击三十八条的人还会原谅，而不会原谅一个夺去他的收入三十九分之一的人。在今日，与旧财产关系的批判比较，无神论是较轻的罪。但在这里，进步依然是不可否认的。譬如，英王驻外代表数星期前发表了一种蓝皮书，《驻外使节关于产业问题和工会问题的通信》。在那里，英王的驻外代表，就力言劳资现存关系的变动，在德意志，在法兰西，总之，在欧洲大陆各文明国，将会和在英国一样明白，一样不可避免。同时，在大西洋彼岸，美国副总统威德先生（Wade），也在公众大会中宣称，奴隶制度废除之后，资本与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革，会跟着出现在日程中。这是时代的记号，不是紫袍黑衫所能遮掩的。这种种事实，没有证明奇迹将会在明日发生。它们不过证明了，在统治阶级本身，也透露出了一种模糊的感觉，感觉到现在的社会不是固定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变化的，且不断在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

本书第二卷将讨论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总过程的各种形态（第三册）；第三卷即终卷（第四册）将讨论学说史。

每一种以科学批判为根据的意见，都是我欢迎的。关于以所谓舆论为根据而我从来不对它让步的偏见，佛洛伦大诗人的格言，现在还和以前一样对于我的适用的。

“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罢！”

马克思

1867年7月25日于伦敦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

我首先要向第一版的读者，关于第二版的修改，提出一种报告。书的篇幅，一看就知道，是更显目了。各处新加的注，都注明是第二版注。就本文说，最重要的，有下述各点：

第一章第一节，关于价值的论述，已经由每一个交换价值依以表

現的方程式的分析，科學地更嚴密地完成了。價值實體和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價值量間的聯繫，在第一版不過略略提到，在這裡，也明白地表明出來了。第一章第三節（價值形態）已完全改作。這是由第一版的二重說明，規定要我如此作的。——在這裡，我可以附帶說一說，這種二重的說明，是經友人漢諾威的庫格曼醫師（Dr. L. Kugelmann）的勸告寫的。1867年春，初校樣由漢堡寄來時，我正好訪問他，和他在一起。他勸我，為大多數讀者計，對於價值形態，必須有一種補充的更合講義式的說明。——第一章的最後一節“商品的拜物教性質”，也大部分改作了。第三章第一節（價值尺度）經過了綿密的修正，因為這一節在第一版，顧到《政治經濟學批判》（1859年柏林版）已經指示的說明，是討論得很不周密的。第七章，尤其是當中的第二節，是大大改作了。

當然，把各處原文的改正一一列舉出來，是沒有用處的。這種改正，往往只是文體上的改正。這是全書都有的。我現在正在校正巴黎發行的法文譯本，在這樣校正時，我發覺，德文原本有許多部分，在此處，須有更徹底的改作，在彼處，須有更大的文體上的改正，或將偶然的錯誤更綿密地刪除掉。但時間不許我這樣做，因為1871年秋，我正忙於進行別一種迫切的工作時，才接到通知說，書要完了，第二版的印刷，至遲應在1872年一月開始。

《資本論》迅速在德意志工人階級廣大範圍內得到的理解，對於我的勞動，是最好的報酬。在經濟方面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的梅耶先生（Meyer），維也納的工廠家，也在德法戰爭期中發行的一本小書上力言，被視為德意志世襲財產的卓越的理論的才能，已經在德意志所謂知識階級中完全失去，但却在德意志的工人階級中復活起來了。

直到現在，政治經濟學在德意志還是一種外來的科學。古斯塔夫·方·居利希（Gustav von Gülich）在他所著《工农商業之史的說明》，尤其是在1830年刊行的同書前二冊中，已經大體說明了，有些什麼歷史上的事情，在這裡，阻礙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從而也阻礙着近代資產階級社會的建立。政治經濟學在德國的生活地盤依然沒有。這種科學依然是當作完成品，從英法二國輸進

来。德国的经济学教授，都还是学生。外国的现实之理论的表现，在他们手上，成了个教条集成。他们周围的世界是小资产阶级的世界。从这个世界的观念去解释，这各种理论就在他们手里被误解了。科学无能的感覺，沒有完全压下去。他们不安地覺察了，他们必須在一个实际上他们并不熟习的范围内钻研。所以，他们就要用博通文献的美装，或各种无关系的材料的凑集，来做掩饰。这种材料是由所谓官房学（Kameralwissenschaft）借来的，那是一种知識的混合物，是德意志官僚的满怀希望的候补人所必須通过的炼獄。

1848年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在德意志迅速发展了，已經走上它的欺榨盛行的时期。但我们的专门家，命运还是不佳。当他们能够无所拘束地研究经济学时，近代的經濟关系在德意志的现实上，还是缺少的。这种关系生出的时候，在资产阶级视野之内，又不許再有所拘束的研究了。政治经济学，在它只是资产阶级經濟学的限度内，那就是，在它不是把资本主义秩序视为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却把它视为社会生产之绝对的最后的形态的限度内，是要在阶级斗争仍然潜伏着，或不过在一些孤立的現象上表露的时候，方才能够还是科学。

拿英国来说罢。英国古典派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未发展时期。它的最后的伟大代表里嘉图（Ricardo），终于意識地把阶级利害关系的对立，工資与利潤的对立，利潤与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素朴地把这种对立当作社会的自然法則来理解。但由此资产阶级的經濟科学就达到了它的不能跨过的限界了。因此，在里嘉图活着的时候，政治经济学已經从里嘉图反对的方面，受到西斯蒙第（Sismondi）这样的人的批判①。

继起的时期，自1820年至1830年，在英国，有政治经济学范围内极蓬勃的科学活动作为特征。这是里嘉图学說庸俗化与普及化的时期，也正是里嘉图学說与旧派互相斗争的时期。这是一场好看煞人的比賽。但因論辯主要是散在杂志的論文上，論述时事問題的著作上，小冊书上，所以当时的情形在欧洲大陆方面是不大被人知道的。这一

① 参看我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39頁。

次論战的无所拘束的性质——虽然里嘉图的学說，也例外地，被用作攻击资产階級經濟的武器——可由当时的情形來說明。一方面，大工业还刚刚用1825年的危机，来开始它的近代生活周期循环这件事，証明大工业还刚刚脱离它的幼稚时期。另一方面，資本与劳动間的階級斗争，在下述两种斗争前面，还是暂时留在幕后：政治方面是，在神圣同盟周围集合着的各国政府与封建諸侯，正与资产階級所领导的人民大众互相傾軋；經濟方面是，产业資本与貴族土地所有权互相抗爭不止。这种抗爭，在法国，是隱蔽在小土地所有权与大土地所有权的抗爭后面，在英国，自有谷物条例以来就公然爆发了。英国这个时期的經濟学文献，叫我们想起魁奈医生（Dr. Quesnay）死后法国的經濟的狂飆时期。但这只象是初冬小阳春天气叫人想起春天。1830年，决定性的危机就发生了。

法英二国的资产階級，都已經夺得了政权。从此以往，无论从实际方面說，还是从理論方面說，階級斗争都愈益采取公开的威胁的形态。资产階級經濟学科学的丧钟敲起来了。从此以往，成为問題的，已經不是这个理論还是那个理論合于真理的問題，只是它于資本有益还是有害，便利还是不便利，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的問題。超利害关系的研究沒有了，代替的东西是領津貼的論难攻击；无拘束的科学研究沒有了，代替的东西，是辯护論者（Apologetik）的歪曲的良心和邪恶的意图。以工厂主科布登（Cobden）布賴特（Bright）为首的反谷物条例同盟濫发到世界来的小冊子，因曾对土地貴族提出論爭，所以虽然沒有科学的意义，但还有历史的意义。但这个最后的刺激，自庇尔爵士（Sir Robert Peel）以来，也由自由貿易主义的立法，从庸俗經濟学那里被夺去了。

1848年大陆的革命，在英吉利也发生了反应。不愿单为統治階級辯护，单向統治階級献媚，还要求科学意义的人，就尝试要以資本的政治經濟学，和已經不容忽視的无产階級要求调和起来。一个平庸的折衷派发生了。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是最著名的代表。这正是“资产階級”經濟学破产的宣告。关于此事，俄国的大学者，批評家，車尔尼塞夫斯基（N. Tschernyschewsky）曾在他所著

的穆勒《經濟學之綱要》中，說得很明白。

所以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德國還未成熟以前，它的對抗的性質，已在法英二國，由歷史的鬥爭，成為眾目昭彰了。同時，德國的無產者，又比德國的有產者，已經有更確實得多的理論的階級意識。所以，這時候，資產階級經濟學好象可能在德國成立了，但又因此成了不可能的。

在這情形下，它的發言人分成了二組。一方面是聰明的，貪利的，實際的人。他們集合在巴斯夏（Bastiat）（庸俗經濟學辯護論者中最淺薄從而也最成功的代表）的旗幟下。別方面是以經濟學教授資望自負的人。他們追隨在約翰·穆勒之後，企圖調和那不能調和的東西。所以，德意志人在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古典時代，固然只是生徒，盲從者，應聲蟲，是外國大商行的小販子；在其沒落時代，也是這樣。

德意志社會的特殊的歷史發展，使德意志在資產階級經濟學上，不能有任何獨創的造就，但其批判卻不是這樣。這種批判在它是代表一個階級的限度內，是只能代表這個階級。這個階級的歷史使命，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顛覆和階級的最後廢除。那就是無產階級。

德國資產階級的發言人，博學的和無學的，當初企圖用不理不睬的方法來把《資本論》抹煞。他們對於我以前各種著作，曾經成功地應用過這個法子。這種戰術已不再合時勢之後，他們才以批評我的著作為名，想寫下一個單方，來“鎮靜資產階級的意識”。但在工人報紙——例如狄慈根（Joseph Dietzgen）在《人民國家》發表的論文——上，他們發現了較他們強而有力的戰士。對於這些戰士，他們現在還是欠着答復^①。

^① 德意志庸俗經濟學的空口饒舌家，曾非難我著作的文体及其說明方法。《資本論》文字上的缺點，任何人都不能象我自己那樣痛切地感覺到。不過，為使這一班大人先生們和他們的讀者快意起見，我且在這裡引述一個英國人和一個俄國人的批評在下面。《星期六評論》雖完全反對我的見地，但關於《資本論》第一版却批評說，說明方法，“把一個最枯燥無味的經濟問題也說得有一種特別的风味”。1872年4月20日的《聖彼得堡新聞》說，“除一二特別專門的部分外，說明是以容易理解，明暢，和非常生動（儘管研究的對象需要高度的科學水平）為特色的。就這點說，作者……與大多數德國學者極不相同。……那些學者，用非常枯燥，非常隱晦的文字來著書，以致普通人的頭要由此榨破。”但現時德國民族主義自由主義的教授著作的讀者，被榨破的，並不是頭。

《資本論》一个优秀的俄文譯本，于1872年春，出版于彼得堡。初版3,000册差不多完了。1871年基輔大学經濟学教授西伯尔先生(N. Sieber)在其所著《里嘉图的价值理論与資本理論》中，认为我关于价值，貨币，与資本的理論，在基本特征上是斯密，里嘉图学說的必然的繼續完成。他还說，使西欧人在閱讀这个优秀的著作时感到惊異的，是純理論立場的一貫的保持。

《資本論》应用的方法，不常为人理解。这一点，可以由关于本书各种互相矛盾的解释看出来。

例如，巴黎的《实証主义評論》責备我，說我一方面使用形而上学方法研究經濟学，另一方面——說說看罢——只从事于已知事实之批判的分析，不为将来的食堂，写出调味的方法来(孔德主义的嗎？)。关于形而上学云云的責难，西伯尔教授曾答說：“在所論为真正的理論时，馬克思的方法，不外是整个英吉利学派所通用的演繹法。其缺点与优点，是一切最上乘的理論經濟学者所共同的。”布洛克先生(M. Block)在《德意志社会主义理論家》一文(1872年7月号8月号經濟学杂志的摘要)中，却发现我的方法是分析的，并且說：“由这个著作，馬克思先生要算在最有分析能力的人物中間了。”德国的評論家，自然会就黑格尔式的詭辯，大肆咆哮。彼得堡欧洲通信一篇專門討論《資本論》方法的論文(見1872年5月号427頁至436頁)，說我的研究方法，严格地是现实主义的，但敘述方法不幸是德意志辯証法的。他說：“驟然依照它的敘述的外形来判断，我们会說，馬克思是最大的一位唯心主义哲学者，并且是从坏的方面解释的德意志式的唯心主义哲学者。但在經濟学批判的工作上，他与任一个他的先驅者比較，都无比地更是唯心主义者。……我們无论如何不能称他为唯心主义者。”我最好是从他自己的批評，摘录几段来答复著者先生。这种摘录，对于不能直接閱讀俄文原文的讀者，是会有点益处的。

这位作者，从我的《政治經濟学批判》自序(柏林，1859年版，序第6頁至第7頁)——在那里，我說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論基础——中引用一段話之后，說：

“在馬克思，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从事研究的現